

把妖蛾子打包



十面

王小柔 ■ 著

包袱

把日子过成段子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十面包袱

王小柔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花庄南路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面包袱 / 王小柔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80228-555-2

I. 十…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9604 号

十面包袱

出版策划: 弘晔传媒

作 者: 王小柔

责任编辑: 陈黎明

封面设计: 润和佳艺

内文排版: 许可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97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河北省香河县鑫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168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张: 8.5 插页: 8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80228-555-2

定 价: 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缘分是根绳子
我倒着线头儿找到了很多人
我们用客气腼腆的微笑表示各自的喜悦
这样轻盈的相遇是愉快的
如同跳跃的雨滴溅起一片淡淡的涟漪

我爱他们
庆幸以这样一种方式遇到
我还在遥望
不知道下一个路口还会遇到谁

会是你吗



闸口一

一个老闸口，收留着很多脚步。我只从上面走过一次，自行车过一次好像几毛钱吧。正经的路堵了，只好从这上面走，浮桥上晃悠悠，差点让我把车扔了。

闸口二

怀念就像一场狐步恰恰舞，转转，就把人给转晕了。

时间的缝隙吱呀一声拉开了，沉淀在时光尽头的城市被灯光和夜色诗意地描绘着，像一幅油画，轻盈而生动。无轨电车、月份牌上细眉红唇的女子，那么单纯宁静，描绘已经变成一双翅膀，它不停抖动着一个人对于过去的怀念。门外是绚丽，门里是动听。

怀旧是一种传染病。我们听见旗袍下的狐步发出恰恰声，那是一种怀旧的节奏，踏碎了昨日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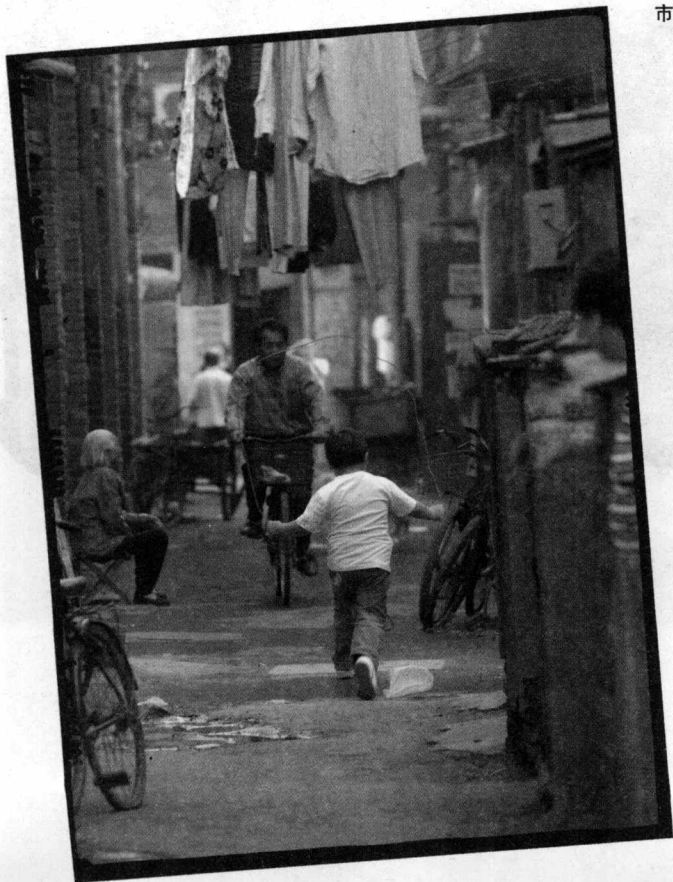


市井·工具

以前不仅孩子手巧大人也手巧，谁家没工具啊，随便问起谁，人家爸爸不是会打家具就会攒自行车，还有会蹬缝纫机扎活儿和用二极管儿自己攒半导体的。现在也有手巧的，不是偷自行车的就是拧门撬锁进屋划拉钱财的，工具倒齐，什么锁都给你弄开。我们对工具越来越陌生了，手巧的人也少了。当人不再会使用工具，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退化。

天津最大动静就数平房改造，外面下小雨屋里下大雨、打雷都得跑屋外面避雨的老房子一瞬间就给推土机屠戮了。再见到平房时，人家已经身价不菲，连名字都改了，叫别墅。现在钱少的都搬楼房住着去了，钱烧得难受的主儿住平房。

市井·胡同





市井·黄大发

2005年的时候天津把满大街跑的“黄面的”都淘汰了，我还挺惦记那车的。大发虽然破点儿，但能装啊，挤挤里面能塞进去十个人呢，起步价还便宜，几个人一分摊跟坐公共汽车似的，还不用站站停。赶上风大雨急一招手，人上副驾驶，自行车往后面一扔，蛮好。



市井·蜂窝煤

小时候的冬天必须往楼上运两种东西，煤和大白菜。记忆里，冬天来的时候，我跟着爸爸拿着煤本排队买蜂窝煤。我爸在阳台按了个滑轮，拿个破篮子一次一次往楼上摇，我装他摇，腰都快断了，把手都快洗突噜皮（脱皮）了，指甲里还挂着黑煤沫子，显得特脏。

妖蛾子王小柔

文/孔庆东

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寄来两本王小柔的散文集:《都是妖蛾子》和《还是妖蛾子》。书的装帧很别扭,故意“做妖蛾子科”,其实用俺娘的话说,都是装大瓣蒜。很像章子怡去扮演三仙姑,脸上抹着拌了香油和胭脂的锅底黑,指甲上涂了死耗子血,光腿穿了裤腰三尺八的老棉裤,可最后就是不敢往棉裤里撒一把尖头大个的肥虱子,所以走起来总是显得还不够土啊。

俺一上来就如此糟踏王小柔一顿,非是俺不懂怜香惜玉之理,而是企图看看自己能不能写出王小柔那么缺德的文字来。其实这丫头的大名俺早就从杂志上知晓了。开始是在飞机上,后来是在朋友家里,一读那几篇妖蛾子文字,俺就扑哧笑了。世界上能够把孔庆东多次逗乐的作家绝对不超过二十个,王小柔就是这十人之一。去年一个秋天的傍晚,俺边擦窗户边对正写博士后报

告的老婆推荐说：这个王小柔，挺招人稀罕的。老婆看了看说，肯定长得特别丑，所以心理不正常。俺老婆对女性文学的鉴赏力一向都比天气预报要准，俺就相信了，暗暗在心里进行了磁盘碎片整理。

可过了今年春节，学生指点俺去看网上一篇文章，点开页面一看，一个天津大妹子提溜着舌头在那儿深情地朗诵：“谁、四、咬、讷、咋？”俺一听，敢情这就是那位妖、蛾、子？等找到玉照一瞅，妈呀，敢情挺俊。仔细摩挲了几眼，越看越像俺小时候的邻家四丫，干活学习都是中等，只有“调理人儿”方面是个天生的女恶棍。俺就在晚饭时跟老婆汇报说：那个王小柔其实挺漂亮的。老婆说：那也是心理变态，要不，干吗不去当美女作家？我说：美女作家现在不都归扫黄办管了吗？所以现在新起的这拨美女，写作上分了两路，一路叫纯棉姐姐，对男人曲径通幽，慈悲为怀，通过怀柔，进入密云，到达玉田，最后就丰润啦。另一路叫妖蛾子丫头，叫嚣骤突，专门糟踏男人取乐。后者表面上坏，其实是一种名士气度，心肠必定好着哪。老婆听了凤颜不悦，一拍筷子高声问道：那我属于哪一路啊？俺大义凛然，不动声色答道：“你，你当然是那个，那个纯棉妖蛾子啦。”

王小柔其实也不咋坏，准确地说是竭力学坏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刚装个鬼脸想吓唬人，马上就自己扑哧了。她跟朋友去澡塘子吃海鲜，怀着贪小便宜的目标，达到了自作自受的结果。她对这些有损女性形象的日常行径不遮不掩，款款道来，故作矫情中，透出对生活的无孔不入的爱。她的讽刺调侃似乎挺扎人，但就

如波斯猫的小爪抠住了你的胳膊，只要你不反抗，就绝不会挠破，相反会有一种麻酥酥的“细痒”。大概是我们哈尔滨文化非常接近天津文化吧，我特别能够感受到那种表面世俗的市民气息中潜藏着的大艺术家的气质，那是一种须仰视才见的真正的高雅。而你又不肯仰视的时候，则只能看见那肥硕的棉裤腰。大雅的表现之一是，其实什么都懂，偏要装得幼稚鲁莽。当代文坛泰斗、王蒙大叔在北戴河海边买游泳裤，指着沙滩上的三点式女郎，问售货员说：怎么光给我下身，不给我小褂呀？售货员如果是懂得幽默的，就不会骂他是流氓。可惜现在中国懂幽默的人越来越少，博客上百分之八十的冲突都是听不懂稍微艺术一点儿的人话所导致的。

王小柔本名王晨辉，俗了巴叽的，干脆叫王灰尘算了，一听就像不干人事的人事处或者不分房子的房产办的。但是胡兰成说：中国文明就是从这俗世的男女中，出得来帝王将相。中国人日常起居饮食，都有富贵气象。邻家小妹吃西瓜喝面条的丑态还在眼前的光景，一眨眼，人家可能就元妃省亲了。王小柔可以站在天安门上高声说：“我是小市民。”可是她这个女性小市民，却跟鲁迅一样，“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相反，她眼中处处是乐子，处处是“孔庆东式的无穷无尽的人生之欢和大慈大悲”。但她比孔庆东要加倍地贴近生活，贴得如此之近，不是“回家喂猪”，就是“跟肥肉没完”，一年到头“傻吃傻喝傻乐和”，但她可不属于那些“猫咪生病了”的“小女子散文”。王小柔俗到极致，甚至有超出张爱玲的地方，因为张爱玲太追求俗中见深，骨子里还是脱不了阴沉的闺房气。而王小柔俗中见大，是典型的“女儿自言好，故遣入君怀”的燕

赵女儿的胸襟——尽管她不一定出生在北方。王小柔如果有哥哥，一定名叫“王大刚”，做事正直而迂腐，那点灵气儿都荟萃在妹子身上，于是这个妖蛾子妹妹，指东打西，鱼肉乡里，小心眼里藏风云，大实话中有玄机。你似乎在读着一个讨厌丫头的闲言碎语，可一不小心，就凛然发现：这不就是当世的“禅宗”么？你不觉得王小柔对普通人民、对日常人生的那份爱恋，已经具有某种宗教的味道么？你听她说：“嘛人嘛命”，你听她说：“看上去很臭美”，她还是那个蛾子么？她早都寂寞小妖舒广袖，飞上梁祝的小坟头啦。

今天这篇书评写得飞快，中间接了两个电话会议通知，一个中国青年报采访，回了五个短信，竟然天还没黑。往常我一篇文章评要分好几天写完——我是读书如飞、作文如爬的。看来这王小柔确实比较妖蛾子，而且隐隐觉得这丫头的文字对我似乎构成了某种挑战。哼，好男不跟女斗，倘若王小柔是个男的，恐怕俺非制造点儿绯闻灭了他不可，玩幽默竟敢从津门玩到中关村来了。不过俺知道自己是爱才的，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何况是具有这般语言天才和人生智慧的女妖娥呢！

自序

还想拉起你的手

这是一个闷热的秋天。多日前西瓜就涨价了，因为立秋。我不知道立秋以后的日子算不算是秋天的开始，那热浪来得比夏天还要滚烫。我大汗淋漓地坐在秋天的闷热里，蚊子在我的腿上不停“咬秋”，让我每敲几个字就不得不停下来挠几下，或者把俩腿往一块儿蹭蹭。

2007年，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一年，我过得很恍惚。除了上班，所有的日子几乎都待在海边，从一个冬天到另一个冬天。很多人惊讶地问我：天津有海吗？天津的海能看吗？

也是从那个冬天开始我才知道，我离海那么近，才知道浅滩上飞着那么多白色的海鸥。一个朋友把车开到堤岸上，然后说，咱们捡贝壳吧。我想着自己的心事，并没有听到她说什么，只是摇着

头，车窗外都是寒风。后来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车里，看那个朋友笨拙地在结了薄冰的石头上跳，我大声喊：“你是想拣金戒指吗？”她头也不回：“拣了都归你！”我放声大笑。再回来的时候，她手里捧着长得都差不多的贝壳，和几个很大的海螺。我惊讶地接过来，她趁着我的高兴劲儿，快人快语：“没准儿谁吃完了扔这儿的。”让我立刻没了兴致，真还不如拣几个塑料瓶子回去实惠。

后来她独自坐在堤上。我问：“咱走吧？”她还挺拧，说：“再等会儿，看能拣点儿嘛？”还拣上瘾了，我打算把我钱包扔地上。这时候，远处有几个小黑点儿往这边移动，我眯缝着眼一看，好像是渔民回来了。我大喊：“劫吗？”她白了我一眼：“就你？把自己锁车里老实等着吧。”我只好照她说的做了，闷得我直冒汗。黑点越来越近了，一拖拉机鱼，那些鱼在网里蹦，坠得车都开不上岸了，得几个大小伙子下去推。左一车右一车，看得我倍儿兴奋，长那么大没见过那么多鱼。车过得差不多了，我那朋友又在滩涂上蹦开了，估计拣金戒指的瘾还没完。“来个塑料袋！”手印都按车玻璃上了。我抓了个垃圾袋下车，猛地，看见她手里攥了两条活蹦乱跳的鱼。天啊，再看泥巴里，掉了那么多。那朋友边拣还边叨叨：“要是螃蟹好了。刚我看一车大的，那人太小气，倒霉孩子护食，也不说把网子豁大点口儿，我追半天，一条大鱼也没掉出来。”那天，我们拣了整整一脸盆的海梭鱼，都把我给吃顶了。

守株待兔的收获很多。

2007年的情人节，我拼完版，几个没情人管的主儿一对眼神儿，等着一起下班。我找老徐要了几张电影票，电影名字我还记

得，叫《博物馆奇妙夜》。我们的队形是这样的，猴子作为一个中年男人走在第一个，我们三个毫无姿色的中年妇女尾随其后，还都手拉着手，并且因为拿到了免费的票一边走路一边悠起了胳膊。看见一个熟人跟猴子打了招呼，并把身边的老公介绍给猴子。对方礼貌地点着头眼睛直扫我们这几个形迹可疑的女的，我们都认识的那个熟人大概怕栽面儿，没再往下介绍，独自挎老公进电影院了。

我们几个落座后，人家电影演五分钟白花花就评论几句，看得倍儿不消停，就显她有艺术细胞了，一会儿问这个一会儿问那个，弄得我们都想隔着她座。白花花刚安静没多会儿，电影屏幕就开始虚，人影都是俩仨的，明显感觉放映员在调，可是越弄越虚。猴子的流氓习性发作了，开始把俩手指头往嘴里塞，吹流氓哨，我们几个沉默的大多数一看有人挑事儿，跟着起哄地喊。电影依然没有太好的变化，但凑合能看。我捅捅白花花，“咱接着看吧。”她同意了。可是猴子不干了，站起来跟要起义似的：“我一会儿喊退票，你们跟我一起喊啊。”没人理他。他自己扯嗓门“退票！退票！”好么，全电影院里的人那叫一个齐，全跟着喊退票。我在座位里哈哈大笑，前后环顾，男男女女都在振臂高呼。

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推门进来：“我们经理说了，可以退票。”猴子带着大家往外走，跟工会主席似的。我心里直嘀咕，本来就是赠票退什么啊，找地儿吃饭得了。可伟大的猴子居然举着两百多块钱出来了，他愣把赠票给退了，这情人节过的，不一起吃饭都不行！归齐，我们吃完饭结账还得了一听可乐，这便宜占的。